

蘇聯大來戰記

譯節泉碧 著珂琳夫班·聯蘇



戰小文庫之一·大時代出版發行

抗戰小文庫之一

著名說小防國聯蘇
記戰大來未蘇日

作著珂琳夫班・聯蘇

譯節泉碧

社版出代時大

1937

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初版

抗戰小文庫之一
日蘇未來大戰記

蘇聯·班夫琳珂著

譯者 主編 發行人 總經理 代售處

碧夏 大時代出版 大時報代辦部 生活書店 五洲書報社

上海四馬路四三六號

每冊二角

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

譯
言(代序)

日本對華的侵略，按照牠預定的計劃，又從蘆溝橋的挑釁，開始新的全面的進攻了。我們一想到日本軍閥以「東亞安定勢力」自居，把亡華滅俄當做大陸國策的目的，則現在緊張的情勢，我們不誇大的說，由於侵略國的行動，由於中華民族救亡自衛的烽火，也有燃燒起遠東大戰的可能。二個月前，我譯完了這部「日蘇未來大戰記」，節本時的興奮，到現在又重湧在心頭，我在興奮中涉想：如果中日戰事全面的展開了，日蘇戰也前後爆發了，那書中所設擬的一切，都將變成事實的話，我們這遠東，不知將會有怎樣的「明天」。

「日蘇未來大戰記」原名「遠東」(НаВосток)，是去年蘇聯轟動一時的國防名著。去年蘇聯舉行全聯邦國防文學會議，曾宣言說：「國防是舉國的事業；同樣的，國防文學也非由全蘇聯全文壇的一切作家來共同負擔不可！」又今年二月十七日在莫斯科開的國防作家會議，也指示了國防文學的目標，謂：「要在國民之前，暴露國民的敵人。」在這個口號之下，去年的蘇聯文壇，就有幾部偉大的國防作品產生，如維依爾達的「士」，烏尼也夫的「我們從克隆斯達開始」，及班夫琳珂的這部「遠東」。

這部作品的內容，完全爲未來日俄大戰假想戰的描寫。對於地理、戰略，都有軍事學和事實上的根據。所謂假想戰，並不是向壁虛構的「假想」，牠是把日本的國力和軍情，把日本進攻蘇聯的作戰計劃，都從可能的估計上，集納了事實的材料，來着手寫成的。同時關於蘇聯在遠東的國防軍備、航空的偉勢、新兵器與新戰術、機械化兵團的功用、潛水艦艇的突擊技能等等，都在假設戰的佈置中，發揮了國防的戰鬥力。特別是把蘇聯社會主義的戰士們，爲守衛他們的祖國，那種全民的敵愾同仇，那種沉着機警，活潑勇猛的國防的精神，和國防的戰鬥意志，有懇摯的描寫。這不但表現了蘇聯隨時隨刻都在積極地進行予打擊者以打擊的準備，並且，這堅決抗戰的準備，由于文學作品的表現，也無異是向敵人的一種精神的示威。他要使敵人知道：「我們是不甘受侮的！」——紅軍的統帥說：「我們不讓敵人侵入我們的國土一寸！」這部小說，便是這句話的具體的註釋。

人家不讓敵人走進他們的領土一寸；我們呢？東北四省的土地，三千萬的同胞，輾轉敵騎之下，不是六年過去了嗎！而現在，平津、華北、上海、全中國都當面着最猛烈的苦戰，每一處地方都伸進了敵人的毒蜚，全民都似被宰的羔羊……看看蘇聯，能不愧死？不僅爲了迫在目前的遠東大局的認識作參考，我們不可忽略這部作品，即爲了作爲國防文學的典範，介紹這部書，也更有莫大的價值。

原作者P·

兒子。一九一九年，
革命內戰。退伍後，
委員會的出版部，
筆生活，是一九二
入作家團體，到三
主筆，現在是革命
黨的長篇歷史小
現在，的這部
文壇認為問題作，
到現在為止的遠
的梗概。但因為是
能從原文譯出全

全民衆的呼

可以捲起

大眾舉足蹴

可以撼爲地震。

這不知是什麼歌謠中的。不過，就看這小小的引序，我們亦能想見作者班夫琳珂的磅礴氣概了。

碧泉 十月，一九三七年。

目 日蘇未來大戰

錄

譯 言

一 空襲東京……

二 蘇聯空軍根據地

三 在國境的陸軍

四 蘇聯潛水艦隊

一 空襲東京

遠東的空氣，一天一天緊張起來了。

在遠東的各都市村落，時刻的在等待着國境空中警備隊發出的警報。

從一九三×年三月七日的晚上到八日，南將軍即着手準備：要把武裝了的日「滿」軍向國境開動。主要的目的，在攻擊自興凱湖流域到鄂爾基也夫加一帶，突破沿蘇聯國境的堅固的「特契加」（蘇聯砲壘的一種）的防備線，占據鐵道，陷沿海州於孤立。這是由中村將軍的第二軍來擔當的。

同時，與海軍及海軍航空隊取着聯絡的黑崎將軍的第一軍，從朝鮮方面強行軍至圖們江的河口，達到波西埃特海岸。西尾將軍的第三軍，侵入布拉戈埃西琴斯克，接受了任務，要在此處牽制最優秀的紅軍。

最左翼是吉田將軍的第四軍，打算就在貝加爾地方，打斷與蘇維埃軍結合了的赤

色蒙古軍。

這個突破外蒙古的作戰，具有根本的重大的價值。但是，中村軍突破了興凱湖附近，破壞了幹線鐵道；海參崴及沿海州，倘不落在自朝鮮北上而來的黑崎軍的手中，那重大的價值，就不能發揮充分的效果了。

載着陸戰隊的兩個艦隊，自舞鶴軍港開出，直駛海參崴。還有，數百隻運送船，滿載了三十萬兵，和武器、戰車、飛機、爆炸物、食糧，在三隻軍艦護送之下離開日本，送到朝鮮和中國去。

那一夜。

紅軍第五轟炸大隊，與第十二戰鬥大隊，一起駐紮在密林中。

知道了國境的狀況，全飛機隊就接着到海參崴第二區空軍根據地去集合的命令。各方面都先後的集結來了，不一會兒，第七重轟炸大隊，特別任務的水雷飛行大隊，也參

加了。

「大概是要去襲擊東京吧！」一個機關士說。

康米沙爾·茲米羅夫急遽的召集黨員開會。機關士們焦燥的把油污的布揩着臉，大家都吸着烟捲，而且好像可惜了時間似的，都不停的老看着錶。康米沙爾面色冷靜沉着，一點也不慌張，若無其事的進行會議的程序。

到第四項，衝出康米沙爾口裏的問題，果然不出大家所料：目指東京飛去！

他說，馬上就開始去空襲東京，把東京捲進蘇「滿」國境的漩渦中去吧！他說，從這一端飛到那邊的島上頭去，橫斷日本海，越過日本阿爾卑斯山，出東海岸，衝到日本中心的首都去吧！

黨員們激勵着航空隊員，珍重的告別。

「鳥雀或許不能有這樣想不到的長途飛行的決心！」航空隊長說，他對並列着的人們，掃視了一遍，「因為雀子沒有抱着像我們對於侵略者的敵愾心的。」他握緊着拳

頭打着棹子，「即使是雀子飛不到的，我們倒要毫不猶豫的飛去！」

在這戰鬥的前夜，當着犧牲赴死之前，在黨員中選出了六個駕駛者。女共產青年團員的女操縱士阿弗額尼，也加入在六個人之中。她向康米沙爾和隊長敬禮，對於得以參加戰鬥的這自身的光榮，表示了感謝。

「International」合唱了。

……第七重轟炸大隊，編成爲七班，飛昇到夜空中。

在前方和兩側，有積載了炮的戰鬥機護衛着。

一架偵察機，最先離陸出發，可是不一會兒發現了海上砲火的閃光和火花，又飛了回來。

那是從日本出發的載着三十萬兵的運輸船，與紅軍艦隊接觸了，現在正在開戰中。蘇聯的三個潛水戰隊，沉沒在海裏，等待這機會已經好幾天了。

海戰的閃光，看樣子並不很遠。散落在海面上溜射着的火花和火焰，亮閃閃的燒着。

人們的眼睛。

「參加這個戰鬥不好嗎？阿弗額尼一面駕駛着，一面望了望空襲指揮官席却巴克的面孔，「無疑的，一定可以得勝。」

但是，席却巴克却把航線向南。

接着，傳下命令：

「各機各按自己的航線直指目的地飛去！」

重轟炸機飛在七千呎，護衛戰鬥機保着七千五百呎的高度。這樣的命令着。這是最初的陣形運動，可以比敵人的飛機飛得更高。

這個壯舉能否成功，是關係於人與機械，對於高度，遠距離和戰鬥之能否勝任而決定的。不過，因為契卡諾夫的飛行實驗已經成功，所以大家都相信是能夠勝任，而且成功是無疑的。

在黑暗中的盲目飛行，神經必須不斷的緊張着。席却巴克頻頻的把命令交給阿弗

額尼，把眼睛閉了將近十秒鐘，他爲了明天朝上的戰爭，不得不貯置些精力。

與阿菲額尼和席却巴克同乘着的射手彭多依布，兼任着舵手，沉默地睨視着地圖，審慎地紀錄着航路。此外的一切，什麼也不能打動他。

席却巴克機向東飛着，從帶着青味的鼠灰色的濃霧之中，漸近到淡青色的斑點似的彩霞之前。機身向着黎明飛去。周圍的「空氣之海」四面都是蒼茫的灰色。

看到了這朝霞，也遙遠的看到了陸地的片影了。

燈台、船隻，在下面被籠罩在濃霧裏面，一點也看不見。除了空漠的空虛與自己自身以外，陸、海、空什麼都沒有。

席却巴克，在祇有五六步轉身大的艙室中，來回的踱着，不時跼身在地圖之上，不時的對阿菲額尼傳着命令。

現在機首所指向着的方角就是橫濱了。彭多依布額上蹙着皺紋，注視着鐘、速度計和風力計，在地圖上做著印記。

飛得這樣的高，比過去所飛的高度都覺得輕快，駕駛也並不吃力，不過代替了這些的，却是高度與寒冷和嚴酷的疲勞了的神經。

完全安穩的——甚至連時間都忘記了似的，覺得飛機好像在靜止不動的狀態。其實，正是以可驚的速度在飛航着，以可驚的正確在嚴守着Time。倘使不能嚴守Time，那末，編隊飛行的戰術的企圖，與技術的效用，就完全失去了。Time之於空中戰，是戰術的一大要因。

席却巴克搭乘着的這四發動機的重轟炸機，加進了最後的編隊。一看前方，列隊的機影，正散在灰色的空中。

這時候的席却巴克，祇埋頭在唯一的想念之中，忘記了此外的一切——維持隊形，嚴守秩序，此外沒有別的了。

轟炸機被派定的任務裏，戰鬥必須要於短暫的一瞬間遂行。潛入橫濱，轉向東京，襲擊接着襲擊，投下炸彈，接着繼續襲擊各都市，於是立即回到本國，以後也許護衛戰鬥機，

不免要和敵機交遇；但轟炸機的任務是完了。

席却巴克示意的把所有的乘飛人員看了一遍，顯露着自信的完全可以完全勝任的面色。他對阿弗額尼做了做手勢，表示打瞌睡是不行的。帶着青色的黎明已經迫近來了，地上的某處，也可看到機影了。但是，地上並沒有發現那些看得到飛機的人。

看着廣漠的完全的灰空，很使神經疲勞，但即使這樣，仍然還是要目不斜視地注視着東方。

一小時前，在霧中好像在睡着搖動着的淡青色的片影，漸漸的擴大了，明亮了起來。

「到日本了！」彭多依布說。

「到了日本的天空了！」

「喂。」

天漸漸的亮起來了。但是在沒有完全過去之前而不得不飛着的空間，夜還相當的殘留着。

目的地更迫近來了。

勇敢的飛航在日本的天空上了。

與彩霞混和着的雲在消褪，陸地的片影，漸漸地明的確顯現起來。海是光輝的，在碧色與綠褐色的接境處，可以看到市街。煙霧的關東平野展開了，像薰銀的紐帶樣的隅田川，在這川河的口端，就是東京。東京灣的淡綠色的水和撒布着像疣贅似的小島，殘散在牠背後。

現在，東京就在機翼之下搖動着。都市裏可以逃走的東西，祇有這一片刻的機會了；一切祇要是不能移動的東西，都不得不在原處甘受轟炸了。

『終於趕到了。』席却巴克用紅鉛筆指着地圖的一角，輕輕的自語着。

彭多依布炮手點了點頭。

東京像經過了大火災似的，被到處裂布開來的煙隱蔽着，煙端隨着風向吹起來，可以看到疎散着的房屋人家。狂這樣的情景之下，要正確的投下炸彈，是不可能的；而且要